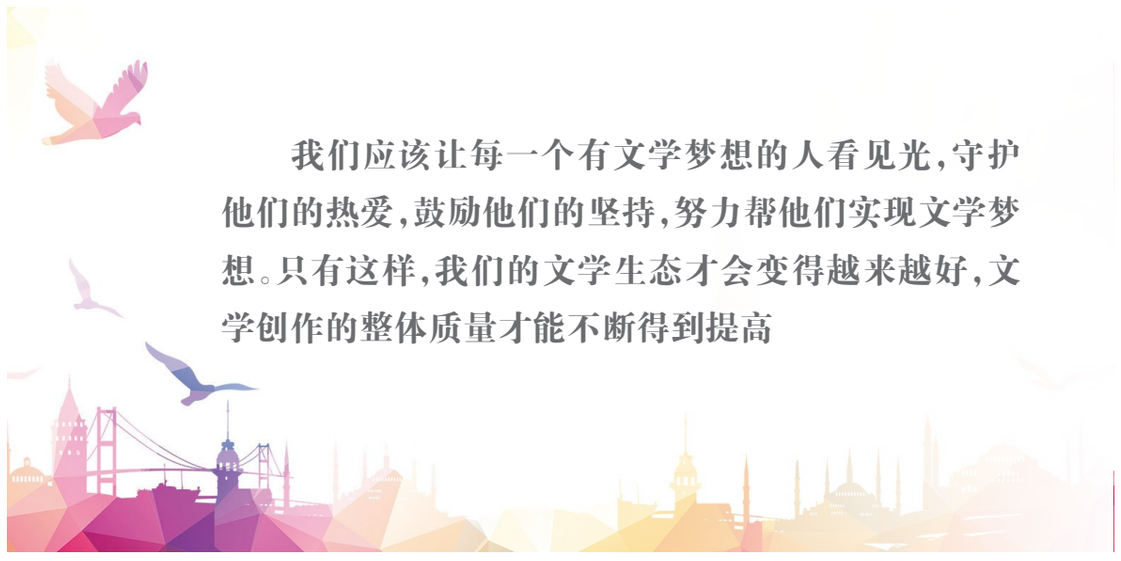
■声 音

让更多基层写作者看到实现梦想的可能

□霍 艳



一个球员与一场特殊的篮球比赛

不久前，一场篮球比赛引起人们的关注。来自云南玉溪的草根扣篮王、有“云南滑翔机”之称的矣进宏第四节登场，在7分钟时间里获得9次出手机会，最终拿下5分、1个篮板。这是矣进宏第一次真正登上CBA的赛场。

矣进宏来自云南山村，是一名“大山里的孩子”。像每个少年一样，14岁的他因为在电视上一睹乔丹扣篮的风采，开始对篮球产生热爱。他没有自己的篮球和指导老师，就采用“土法特训”。他将沙袋绑在腿上，无论是走路、上课、跳跃楼梯、跑步，还是打篮球、做家务时都不离身。他还经常前往山上进行蛙跳、跑坡和冲刺跑等训练，旨在增强腿部力量、提高弹跳能力。进入大学后，他开始接受相对系统的训练，在大一下学期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扣篮。2015年矣进宏把自己高难度和极具观赏性的扣篮视频上传到网上，开始受到关注。2020年他以外卡球员身份参加了CBA全明星扣篮大赛，凭借一记胯下飞跃吉祥物的精彩扣篮获得50分的满分，并最终夺得扣篮大赛冠军。

2023年CBA选秀大会上，矣进宏被北京一家篮球俱乐部选中，他也成为CBA有史以来首位被成功选秀的草根球员。已经30岁、身高只有178厘米的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和职业运动员的巨大差距。最初，他连基本的战术都记不住，感到一种巨大的挫败感。200多天时间里，他放弃参加商业活动，跟随最严格的教练进行训练，主动成为“加练小分队”的一员，每一场比赛都会坐在场边认真观战学习。

经过这样的艰苦训练，他终于迎来了自己的CBA首秀。上场前，教练叫了暂停，围绕他布置战术，在从替补席走上球场的过程中，球员挨个与他击掌。比赛里，队友不断为他创造机会，他积极拼抢到一个篮板球，拥有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数据，但很快也有了第一个失误。接着，在两名队友的配合下闪出一个空位，他果断出手投进了第一个三分球。那一刻全场沸腾。比赛还剩不到一分钟的时候，球又传到他手上，他施展出了看家本领——单手扣篮。那一刻，他是球场上的英雄。

矣进宏作为业余篮球爱好者，经过不懈努力，最终走向职业赛场、梦想照进现实的故事，能给当下的文学现场带来很多启示。中国有着超大规模的文学人口，成千上万的文学爱好者提笔创作，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尊重他们的文学梦想？

发现和关注更广泛的写作群体

首先是从“迎进来”到“走过去”。我国拥有健全的文学体制，不光有各级作家协会，还成立了文学院，举办作家培训班和各类讲座、组织各类创作项目。近年来，“作家朋友，欢迎回家”系列活动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层作家走进他们仰慕已久的文学殿堂，获颁纪念牌、参观文学馆、与文学名家和编辑座谈，取得了良好的反响。但和广大的文学人口相比，能参与这些活动的“幸运儿”还是少数。

所以我们除了“迎进来”，更应该“走过去”，走到基层创作者身边去。基层有很多民间创作团体，比如北京东郊的“皮村文学小组”就是一个由外地务工人员组成的写作群体，他们闲暇时间聚在一起讨论文学，不定期出版刊物。他们可能缺乏严格的文学训练，但是他们以丰富的生活经验、真挚的情感、蓬勃的生命力，带给人们全新的作品。一批专业的文学从业者走进他们，不光去课堂授课，还帮他们推荐发表作品。这样的民间创作团体还有很多，我们应该长期追踪他们的活动、进行走访调研，掌握他们的创作情况并从中发现好作品、好苗子。

第二是借助新媒介形式让他们更好地被看到。过去文学刊物大多刊登名家作品，近年来刊物喜欢寻求年轻血液，一批创意写作专业学生的作品也得到重视。同时，越来越多刊物采取了专栏组稿的形式，虽然质量得到保证但也有同质化倾向。业余创作者抱怨登上刊物越来越难，他们甚至怀疑投稿邮件是否被编辑打开，专门去测试文学杂志公共邮箱的使用情况。这暴露出作者和刊物之间一种缺乏信任的关系。

当下还存在把“素人作家”进行狭窄化理解的倾向。“素人作家”是指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对文学充满爱好的普通人，现在却往往被特指为来自快递员、家政服务员、农民、小摊贩等群体的文学创作者。这也造成了对另外一些群体的遮蔽。那些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日复一日地练习创作、踊跃投稿的文学爱好者因为身份是退休职工、技术人员、公务人员，就错过了这一波热潮，依然不被看见。

如何让文学爱好者更好地被看见？不妨借助新的媒介形式。近年来，文学界不断探索“破圈”传播的新路径，无论是做客直播间还是文学真人秀、颁奖典礼，都可以考虑邀请文学爱好者参与。不只把他们当作读者，更当作潜在的作者。他们关于文学的生动故事，特别是创作对于其人生的影响，都值得被讲述。这些故事也是“中国故事”的重要一种。刊物借助新媒体平台也可以为他们特设一个版块，对那些还不那么成熟的作品进行展示。中国作家网就聚焦普通写作者的日常创作，搭建了一个可以让文学爱好者自由成长、积极交流与充分展示的原创平台，还评选“本周之星”、开设作者访谈、编读往来栏目、邀请他们参与网站策划的各种专题，并把他们的作品推荐到文学刊物发表，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好的氛围中提升专业素养

第三是营造良好和谐的文学氛围。矣进宏登场的比赛中，最让人感动的是全队对他的支持。有文学梦想的人更需要专业人士的鼓励和肯定，激发他们的创作能量。例如，诗人黄灿然在深圳洞背村结识了打拼多年、40岁才开始写作的周慧，并帮她编选了作品《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现在，周慧以其作品和独特的生活经历，被更多的人所了解。所以，专业的文学名家和业余的写作者之间需要有更多的沟通、交流。只有营造出良好、和谐的文学氛围，不同创作者之间才能取长补短。比如，近年来，一些年轻作家开始尝试写作现实题材，但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暴露出他们对于社会运转的不熟悉，很多情感、细节并不真实，这源于写作者年纪轻、缺乏对于真实生活的接触、对现实充满了简单想象。同样，一些年长的文学爱好者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真切的现实实感，却缺乏对热门议题的关注，文学语言和美学风格都较为传统。如果这两个群体能相互帮助、取长补短，对彼此都会是种促进。

第四是加强对专业性的要求，不降低文学的标准。在矣进宏第一次扣篮时，对方球员“默契”地让开一条通道，第二次却把球坚决地封盖了下来。如果说第一次是对矣进宏梦想的支持，那第二次则是将他当作了一位正式的球员，“认真比赛”才是对职业球员的尊重。教练在训练时也对每一位球员一视同仁，不会因为他出身草根或自带流量就放松专业性的要求。

文学也是如此，我们在面对文学爱好者或素人作家时，需要更自觉地以文学的严格标准衡量他们，这才有利于他们的成长。无论是业余还是专业的文学创作者，如果想要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必须刻苦钻研、不断修改，将自己的作品放在历史长河里对照，它接受的不仅是当下读者的确认，更是未来读者的检验，只有过硬的文学质量才是检验的标准。

因此，文学爱好者也要有一颗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的心。矣进宏的经历说明，从篮球爱好者成长为专业运动员，有着极其漫长的距离，需要忍受寂寞、刻苦修炼技能。文学创作的情况可能复杂一些，可能有些人一下就“悟”了，一出手就是专业水准，但更多人则需要坚持不懈的训练和耐得住寂寞的心。近年来被人熟知的“素人作家”并非横空出世，也非灵光乍现，他们的成功都经历了日复一日的积累。胡安焉2009年开始创作，熟读卡佛、塞林格、耶茨等作家作品。王计兵在出书之前已经有了20多年的创作经历，创作了数千首诗作并拿过诗歌奖。范雨素六七岁就开始喜欢文学，对纯文学作家如数家珍，后来又加入皮村文学小组接受专业指导。这些“素人作家”具有远高于普通人的文学素养和创作积累，才能在一个机缘下脱颖而出。

总之，对文学爱好者的梦想加以鼓励、让更多人看到梦想实现的可能，就会换来更多人对文学写作的关注和投入。因此，我们应该让每一个有文学梦想的人看见光，守护他们的热爱，鼓励他们的坚持，努力帮他们实现文学梦想。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生态才会变得越来越好，文学创作的整体质量才能不断得到提高。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践行文学的人民性，催生出更多属于时代、属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

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

——从郭文斌的《中国之美》说起

□张富宝

最近这一段时间，我都在读郭文斌的《中国之美》，它既有细致入微的感性体悟，又有深远宏阔的理论构建。这本书中，除了“中国”是一个关键词之外，另外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贯通全篇的“美”——风俗之美、节气之美、礼仪之美、乡愁之美等。无疑，“何为中国之美”是一个常问常新的重要话题，值得我们不断去深思。

《中国之美》以“中国之中”为方法，以“中国之美”为旨归，开创了一种新的写作范式，即它是一种通观式的写作、一种全景式的写作、一种立体化的写作。它以一种特别的诗意情思与文化幽怀，以一种动人的文学性与审美性的表达，涉及哲学、美学、文化学、教育学等等多个领域。它不是纯文学意义上的写作，而是以文学为根底，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致敬与回归。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郭文斌关于“中国之美”的表述，是建基于他的故乡西海固，特别是西海固的天道伦常、文化习俗、历史地理。在早年的一篇评论中，我曾写道，郭文斌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没有简单停留在乡土经验的表层上，而是借这种经验开启了一个更为深层次的、更为丰厚广阔的意蕴空间——由此，他的文字直接潜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之中。换句话说，作为地域背景的‘西海固’，只是郭文斌的一种叙事策略，它一方面牵动着人们猎奇般的‘期待视野’（譬如乡村的偏远与落后、乡土的神秘与新奇），另一方面却企图引领人们走向归乡之路，回归源头，去追寻生命原初的光亮。而后者，才是郭文斌的真正目标。”因此，恰恰是那个被称作苦甲天下的西海固，却因为它背后的文化滋养而变成了郭文斌笔下无可替代的福地与圣地。对于西海固，郭文斌毫不吝啬溢美之词：“狂欢、自在、率性”，“那片土地，有一种原始性的文学气质，是上苍专为生产诗情而生的”，那里有一种“大纯净、大富有、大善良、大审美”。如此，对“西海固之美”的执着与深情，正是郭文斌“安详诗学”的发生源头，也是其“中国之美”的现实之基。如此，由西海固而宁夏而中国，从一颗谦卑温润的种子最终长成郁郁苍苍的大树。

我们再来看看，郭文斌在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吉祥如意》中是如何诗意地解读“美”的。小说中两个小主人公五月、六月对“美”的发现和体味，可谓若虚若实，如诗如梦。他们带着端午的“神秘的味道”跑到巷道的尽头时，“六月问，姐你觉到啥了吗？五月说，觉到啥？六月说，说不明白，但我觉到了。五月说，你是说雾？六月失望地摇了摇头，觉得姐姐和他感觉到的东西离得太远了。五月说，那就是柳枝嘛，再能有啥？六月还是摇了摇头。突然，五月说，我知道了，你是说美？”在这段简短的对话里，姐弟两人通过充满童真的问难与争辩，最终以自己独特的体验和感悟“觉到”了“美”。对天真无邪的孩子来说，对“美”的发现与追寻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为“美”不仅是一种快乐和幸福，更具有一种涉世之初的“诗意启蒙”的力量，同时它也将成为灵魂的终极滋养。从《吉祥如意》中的“美”，再到《中国之美》中的“美”，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之美”之于郭文斌，不是自上而下的、自外而内的，不是来自于抽象的概念、书斋，不是来自于强制的道德意志；而是自下而上的、自内而外的，生之于乡土与故土之中，长成于乡土与故土之中；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修辞与美学话语，更是一个生生不已的生命体验。

通读《中国之美》，让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书中第二辑关于“乡愁”的理解和阐释。“乡愁”是中国文学与中华文化的永恒命题，具有丰富而复杂的含义。大体说来，在当代社会背景之下，我们对“乡愁”的理解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上进行：作为个体情感与心理情结的“乡愁”；作为文学和美学意象的“乡愁”；作为美丽中国建设、诗化政治目标的“乡愁”（譬如新型城镇建设中的“乡愁”、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愁”等）。在郭文斌看来，“乡愁”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和谐力、建设力，“它是生机，是春意，是真理在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庄稼，是四两拨千斤的‘四两’，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那个‘宗’，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的那个‘本’”。于是，“乡愁”不再是一个传统的文化范畴，而是一个全新的现代性概念，是一个对各种优秀文化兼收并蓄的新概念。于是，“乡愁”最终“承担起一个非常重大的文化使命，那就是寻找中华文化的基因链，寻找中华文明有机体的中气”。在关于“乡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之美”的另一番独特韵味。

总之，在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今天，我们执着追寻和探究“中国之美”，本质上是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当代化的再造。因此，无论是“记住乡愁”也好，还是“中国之美”也好，无一不是大命题，它直指我们的“民族基因、文化血脉、精神命脉”，它不仅关乎每个普通中国人的情感归依与精神原乡，更是关乎整个中华民族在新时代境遇下的美学实践与文化行动。

（作者系宁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第十一届宁波文学周举行

本报讯 由宁波市文联、宁波鄞州区委宣传部主办的第十一届宁波文学周近日在浙江宁波举行。本届宁波文学周以“想象、激情、创造”为主题，毕飞宇、苏童、潘凯雄、程永新、宗仁发、陈东捷等作家、评论家参加活动。

本届宁波文学周开幕式上，第十一届储吉旺文学奖、第三届贺财霖科幻文学奖相继揭晓。储吉旺文学奖以刊登在当年《文学港》杂志上的所有单篇（组）作品为参评作品，去年起增设“评委会特别奖”一名。林莽散文《散点观花》摘得本届评委会特别奖，龚学敏组诗《我选择哀伤过的山河》、任白组诗《黎明之前到来的启示》获本届储吉旺文学奖，姬中宪、邹汉明、杨卓娅、雍措、六百的作品获优秀作品奖。贺财霖科幻文学奖的前身为“华语科幻文学征文大赛”，旨在奖掖有探索、有想象力的顶尖科幻文学作品，每年评选一届。本届金奖由王文《恒星、尘埃与风笛手》摘得，修新羽《我们的道路》、瓦里希《独与老翁别》、阿明仔《外星人与牧羊小孩》获银奖，陈志炜《马戏团顶层楼座》、王轲玮《游园手册》、凌峰《水晶之城》、宗城《一头鲸在月下分开红海》、陈星如《与爱相爱》获铜奖。

本届文学周期间，以“时代流变下的作家和期刊”为主题的首届东海文学沙龙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文学期刊主编代表程永新、宗仁发、陈东捷与作家苏童共话文学期刊的过去、现状和未来，深入探讨创作经验，并与读者零距离互动。此外，毕飞宇在“世界读书日”专场讲座上分享如何“进入小说”，长篇小说《半夏引》首发式、第六届袁可嘉诗歌奖颁奖典礼等活动也相继举办。

专家研讨艾玛和阿占作品

本报讯 5月9日，由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山东省作协、青岛市作协、青岛出版集团、中国海洋大学文科处、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艾玛长篇小说《观相山》、阿占中篇小说集《墨池记》研讨会在青岛举行。何向阳、黄发有、铁流、张志忠、王干、郜元宝、程绍武、王春林、季亚娅、李蔚超等近20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这两部作品及其海洋文学风貌展开研讨。

与会者认为，青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的城市之一，很多作家都在青岛留下了代表性作品。在新时代，青岛也涌现出大量优秀的作家作品。《观相山》和《墨池记》从意蕴到形式无不为新时代青岛文学创作书写了新“青潮”，绘制了新图景。此次研讨会的举办对于再创新时代青岛文学的新辉煌具有积极意义。

“赣鄱春韵”火车诗会举办

本报讯 日前，江西南昌和景德镇迎来了满载“书香”的“赣鄱春韵”火车诗会。整场诗会分为“花海里的春光”“高铁上的画廊”和“瓷器里的中国”三部分，首站在南昌东站孺子书房启程，一路在春天的赣东北大地疾驰，随后到达景德镇北站。活动现场，诗人们朗诵了关于火车和春天主题的诗歌，向春天致敬，向诗歌致敬。

此次活动由中国铁路文联作家分会、中国诗歌学会联合主办，不仅传递了诗歌的韵律之美，还通过诗人和观众们的参与，把诗歌和春天的讯息传遍千山万水。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山、中国铁路作协副主席艾诺依表示，“赣鄱春韵”是打造“书香中国”、送文化到一线的重要举措。今后将继续根据高铁的特点，借高铁这条永远不断的纽带，使诗歌更贴近人民，努力开创“旅途”文化的新生活方式。

作家诗人走进永定河文化带采风

本报讯 日前，中国作协2024年度文学志愿服务示范性重点扶持项目“走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文学志愿活动”文学采风在京西永定河畔举行，40多位作家、诗人参加。活动由北京市石景山区作协和石景山区广宁街道联合组织。

活动从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管理处开始。作家们参观了永定河文化广场、滨河风景带、十美广宁展厅、冬奥社区汇客厅等地，对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有了全面了解。采风座谈会开始前还举行了石景山区作协“广宁创作基地”揭牌仪式。

作为北京首个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中心城区，石景山区近年来积极推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为以文学方式呈现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厚重历史和人文之美，石景山区作协落实中国作协推进文学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要求，主动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申报为文学志愿服务示范性项目，并获得批复，为发挥优秀文学志愿服务项目的引领示范作用奠定了基础。

吴欢章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大学教授吴欢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5月6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

吴欢章，中共党员。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阅读上海》《文化江南》《吴欢章短诗选》《吴欢章世纪诗选》，散文集《阅读美丽》《回看风华》，专著《抒情诗的艺术》《现代散文艺术论》《吴欢章学术文选》《毛诗艺寻》等，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现代文学单元》《中国现代十大流派诗选》《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英华》等。曾获上海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等。

李国清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黔南州《夜郎文学》杂志原副主编李国清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5月7日在贵阳逝世，享年71岁。

李国清，中共党员。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在他们中穿行》《独特的审视》《树后边是太阳》等。

程雪莉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石家庄市作家协会主席程雪莉同志，于2024年2月7日在石家庄逝世，享年51岁。

程雪莉，女，笔名程门立雪，中共党员。1996年开始发表作品，201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立雪散文》《大文化对话》《梦想家园——河北省新农村走笔》《故国中山》《风从中山来》《寻找平山团》《扶贫礼赞——河北省脱贫攻坚纪实》《闪耀的红星——红色革命英烈故事系列丛书》《太行小兵》，电视剧本《滹沱儿女》等。曾获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孙犁文学奖、全国冰心散文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被评为第三届“河北十佳青年作家”。

郎恩才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新诗学会原副会长、秘书长郎恩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4月16日在沈阳逝世，享年84岁。

郎恩才，满族。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郎恩才诗歌精选》《朗恩才朗诵诗选》《梦幻365》《郎恩才人物诗选》《生命的影子》《先驱者之歌》等，主编《辽宁诗歌大典》《辽宁百景百诗》《名家》等。

王若冰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天水市作家协会原主席王若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5月3日在天水逝世，享年62岁。

王若冰，原名王希珍。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200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巨大的冬天》《我的隔壁是灵魂》，散文《天籁水影》《走进大秦岭》，文艺评论集《倾听与呈现》，电视剧本《飞将军李广》等。曾获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纪录片奖、甘肃省电视艺术理论奖、甘肃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甘肃省黄河文学奖等。